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法国卷

4

重庆出版社

I11
16
4



085783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法国卷

4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杨 勤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14

法 国 卷(4)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125 插页 6 字数 530 千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474-3/I·464

定价:28.00 元



封面图：
和平鸽
毕加索 作
装帧顾问：
张守义
装帧设计：
金乔楠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 至 艾 青 罗大冈 林 林 林默涵
季羨林 萧 秧 萧 乾

编 委 会

总 主 编：刘白羽

副总主编：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吕同六 吴元迈 张 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 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 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 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 芒
李文俊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 埃
陈 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 羽	张 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 婴	施咸荣	殷 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 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 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法国卷编委会

主 编：柳鸣九

副主编：金志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沈志明

吴岳添

金志平

柳鸣九

郭宏安

内 容 简 介

本卷包括中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纪实文学四部分。中篇小说《海的沉默》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优秀作品,《阿维侬情侣》和《科西嘉之夜》是两部内容生动的佳作。短篇小说有《奥克索瓦的故事》、《暂停》、《乘船前往直布罗陀》、《同行之间》等。诗歌主要介绍艾吕雅、阿拉贡、絮佩维埃尔、塞盖斯等诗人的名篇。剧本选入萨特具代表性的作品《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纪实文学中收有著名记者~~安德烈·马尔罗~~对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抵抗运动重大事件的~~记录~~记录。

编辑凡例

1.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3. 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 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 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目 录

编辑凡例.....	1
海的沉默	[法]维尔高著 周国强译 1
阿维侬情侣	[法]艾尔莎·特丽奥莱著 刘 方译 29
科西嘉之夜.....	[法]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著 孙 源译 100
奥克索瓦的故事	[法] 埃迪特·托马著 孙 源译 154
暂停	[法]克洛德·阿维林著 孙 源译 189
乘船前往直布罗陀	[法]约瑟夫·凯塞尔著 郑克鲁译 215
同行之间	[法]皮埃尔-亨利·西蒙著 郑克鲁译 238
诗与真理·1942	[法] 保尔·艾吕雅著 罗大冈译 253
自由.....	254

最后一夜.....	258
不久.....	262
宵禁.....	263
饥饿训练成的孩子.....	263
谁信有这样的罪行.....	263
狼.....	264
从里面.....	264
和德国人会面 (1942—1945)	[法]保尔·艾吕雅著
	罗大冈译 266
布告.....	267
勇气.....	267
又愚蠢又恶劣.....	269
杀.....	271
写给他们梦中的妇女.....	272
合乎人的尺寸.....	274
加勃里埃·贝理.....	277
悲痛武器.....	279
诗的批评.....	284
挽歌.....	286
战斗中的爱.....	287
1944年4月,巴黎一息尚存	288
正当八月天.....	289
关于这次胜利.....	290
法兰西晨号 (1944)	[法] 路易·阿拉贡著
	罗大冈译 293
法兰西晨号前奏.....	293
祖国的召唤.....	296
游击队员之歌.....	298

贝理传说·····	302
狱中歌·····	305
被屠杀的小女孩·····	308
法兰西进行曲·····	309
巴黎·····	312
诗人献给党·····	313
苦难的法兰西····· [法]于勒·絮佩维埃尔著	
周国强译	315
比利牛斯山脉的两麓·····	315
1940·····	317
巴黎·····	319
夜晚·····	320
远方的法兰西·····	321
驿站·····	322
那天的色彩·····	324
法国的江河·····	324
法兰西·····	325
诗五首····· [法]皮埃尔·塞盖斯著	
金志平译	329
1941年10月·····	329
白色方块·····	330
明天·····	333
一个囚徒在唱·····	335
1944年8月25日·····	338
抵抗运动诗选····· [法]莫里斯·德吕翁等著	
金志平译	340
游击队之歌····· [法]莫里斯·德吕翁	340
约瑟夫·凯塞尔	

安娜·马尔利著

游击队员的咏叹

.....〔法〕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著 343

无题〔法〕皮埃尔·埃马纽埃尔著 344

文明〔法〕安德烈·米格达著 345

九颗子弹〔法〕马德莱娜·里福著 346

哦,叫做法兰西的国家〔法〕让·塔迪厄著 347

我所有的朋友都死了〔法〕埃迪特·托马著 348

你对我说〔法〕安德烈·韦尔德著 349

1942年8月〔法〕伊拉里·沃龙卡著 350

圣马丹街之歌〔法〕罗贝尔·德斯诺斯著 351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五幕剧)〔法〕让-保尔·萨特著

沈志明译 355

抵抗运动奇史〔法〕保尔·德雷菲斯著 523

保全法兰西的黄金萧 曼译 523

卡吕尔的陷井邵小鸥译 537

让·穆兰蒙难记邵小鸥译 558

戴手铐的逃犯朱延生译 571

戎扎克弹药库爆炸了傅勇强译 591

阻遏德军的突击队孙传才译 602

欧洲抵抗运动奇史〔法〕保尔·德雷菲斯著 621

“四支荷兰雪茄完好无损”邵小鸥译 621

卢森堡人所发现的平纳蒙德的秘密

.....韦遯宇译 632

目的地安特卫普韦遯宇译 648

〔法〕维尔高 著

海的沉默

——纪念被杀害的诗人圣保尔——鲁

周国强 译

他在到来之前先大大炫耀了一番军事机构的排场。首先是两名小兵，两个人的头发都是金黄金黄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瘦子，另一个五大三粗，长一双采石工的手。他们看了看房子，没有进来。尔后来了一名士官。笨手笨脚的小兵陪伴着他。他们跟我说话，用的是自以为是的法语。我一个字儿也没听懂。然而，我把那些空着的房间指给他们看。他们显得是满意的。

翌晨，一辆很大的灰色鱼雷形军用敞篷汽车驶进花园。司机和一名笑嘻嘻的，金头发细高个青年士兵费了很大的劲儿从车上拖下两口箱子和一个灰布大包袱。他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抬进那个最宽敞的房间。敞篷汽车开走了，接着几小时后，我听到一阵马蹄声响。三名骑马的人出现了。其中之一翻身下马，跑去浏览一番旧石头楼。他回来了，他们连人带马都走进了我用作工棚的谷仓。我后来发现他们把我的工作台压脚塞进两块石头间的墙洞里，压脚上系一条绳子，马匹便拴在绳子上。

有两天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没有再见到任何人。骑士们一大清早便带着马出门去，晚上，他们再把马带回来，而他们自己

则睡在铺满干草的阁楼里。

接着，第三天早晨，大敞篷汽车又来了。笑嘻嘻的年轻人扛起一只宽大的旅行箱，将它搬进房里。然后，他提上自己的背囊，放在隔壁房里。他下楼来，用准确的法语跟我侄女说话，找她要床单。

有人敲门，去开门的是我的侄女。跟每晚一样，她刚给我斟上咖啡（咖啡能使我入眠）。我坐在房间的最里边，相对地处于阴影之中。房门朝向花园，与花园在同一个平面上。一条红色方石板路沿着屋边延伸开去，下雨时挺好走。我们听到鞋后跟敲打在石板上的走路声。我的侄女望了望我，放下她的咖啡杯。我依然捧着我的杯子。

天黑了，天气不太冷。那年 11 月份的天气并不很冷。我看到一个魁梧的侧影，大盖帽，雨衣像斗篷般披在肩上。

我的侄女开了门，始终一声不吭。她把门扉推到靠近墙壁，自己紧贴墙站着，什么也不看。我小口小口地啜着咖啡。

军官在门口说：“劳驾。”他略略点了点头。好像他是在探测沉默的深度。然后，他走了进来。

斗篷滑到他的前臂上。他行了个军礼，摘掉帽子。他向我侄女转过身去，微微弯了弯腰，审慎地一笑。然后，他面对着我，比较严肃地向我鞠了一躬，说：“我叫凡尔奈·封·艾勃雷纳克。”我刚来得及掠过念头：“这不是德国人的姓。是流亡新教徒的后裔吗？”他补充说：“我深感抱歉。”

最后那个词拖得长长的，落入沉默之中。我的侄女关上了门，她仍然背靠墙站着，直愣愣地望着前方。我没有站起身来。我慢慢地把空杯子放在风琴上，叉起双手静候下文。

军官又说：“这自然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如有可能，我一定会避免这样做的。我想，我的勤务兵将尽一切努力保证你们的安宁。”他站在房间正中，十分高大又非常瘦削。他抬起手臂可以触摸到房子

的小梁。

他的脑袋稍稍前倾，仿佛脖子不是安在肩上，而是从胸口长出来的。他的背本来不驼，可这样一来便使他像个驼背。他的膀部和削肩给人的印象很深。他脸庞清秀，具有阳刚之美，顺着脸颊有两道深深的凹陷。藏在眉弓阴影中的眼睛看不出来。我似乎觉得它们是浅蓝色的。柔软的金发往后背梳，在悬挂式分枝吊灯下闪烁着丝绸般的光芒。

沉默持续良久。它变得越来越浓重，仿佛早晨的雾气，浓浓地纹丝不动。我侄女的木然不移，当然还有我的，使这种沉默变得越来越沉重，重得像是铅铸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军官自己也保持一动不动，直至最后我看到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的微笑却是正正经经的，没一点奚落的迹象。他随便打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我没领会。他的目光盯在我那始终绷得紧紧、挺得直直的侄女身上，于是，我便能从容不迫地观望这强壮的侧影，窄窄的隆起的鼻梁。在半阖的唇间，我看到一颗金牙齿在闪闪放光。他终于转过眼去，望了望壁炉里的火焰，说：“对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我深感尊敬。”说着，他突然抬起头来，盯了一眼雕刻在窗棂上头的天使。他说：“我现在就可以上楼到我的房里去。只是我不知道路怎么走。”我的侄女打开通往小楼梯的门，看也不看一眼军官，便拾级而上，仿佛上楼的就是她一个人。军官随她而去。这时我才发现他有一条腿是僵硬的。

我听到他们穿过前厅，德国人的脚步声在过道上振响，一脚轻一脚重，一扇门打开了，接着又关上。我侄女回来了。她重又端起杯子，继续喝她的咖啡。我点着烟斗。我们沉默了几分钟。我说：“谢天谢地，他好像还可以。”我侄女耸了耸肩。她把我的天鹅绒上装往膝盖上拉了拉，缝完她已经开始的那块看不出来的补丁。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在厨房里用早餐，军官走下楼来。那里有一道楼梯通往厨房。我不知道德国人走那条路是因为听到了我们

的声音，还是出乎偶然，他在门口站住，说：“我晚上睡得真香。我希望你们昨晚过得也一样好。”他含笑望着宽敞的房间。由于我们木柴不多，煤炭更少，我把房间重新漆过，我们搬了几件家具进来，一些铜制厨房用具和几只古色古香的碟子，以便在此蛰居过冬。他细细察看着这些东西，我看到他洁白得发亮的牙齿尖尖。我发现他的眼睛并不是我所以为的蓝色，而是金黄色的。最后，他穿过房间，打开通往花园的房门。他走出两步，转过身来，看了看我们爬满葡萄藤的长长的褐色旧瓦矮房子。他咧了咧嘴轻轻地笑笑。

他一反手，指着在山坡上面透过光裸裸的树木丛隐隐可见的那幢不可一世的建筑物，说：“你们的老村长对我说，我将住在一座城堡里。我要对我的伙计们说，恭喜他们摸错了门儿。这里的城堡可是要漂亮得多呢。”

说完，他关上门，隔着玻璃窗向我们敬了个礼，走了。

晚上，在与前一天同样的时候，他回来了。我们在喝咖啡。他敲了敲门，但没等我侄女去给他开门。他自己开了门，说：“我怕打扰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我将从厨房进出，这样，你们可以把这扇门锁上。”他穿过房间，让手在把手上停留了一会儿，望着吸烟室的各个角落。终于，他微微躬了躬身，说：“我谨祝你们晚安。”说完，他出去了。

他们从没锁过门。我不能肯定这种克制的理由是不是十分明确，十分纯洁。我和我的侄女出于默契，决定丝毫不改变我们的生活，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节也不改变，就像那军官并不存在，好像他只是个幽灵。但是在我的心中，也许还有另一种感情与这个意愿掺杂在一起，那便是我不能伤害一个人而不感到不舒服的，即使他是我的敌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多月吧，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情景。军官敲门，进来。他寒暄几句天晴天雨，天冷天热的话，或者别的同样无关紧要的话题，反正，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并不一定需要答

复。他总是在小门门槛上滞留片刻。他往周围审视一番。一丝浅笑表示出他从这种审视中仿佛得到了什么乐趣。每天是一样的审视和同样的乐趣。他把目光滞留在我侄女倾斜的侧影上，滞留在她万无一失地严峻和无动于衷的侧影上，而当他最后把目光转过来时，我肯定能从中看到一种笑盈盈的赞许。然后，他一鞠躬说：“我谨祝你们晚安。”说完，他走了出去。

有一天晚上，事情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变化。屋外下着雨夹雪，天气极为寒冷和潮湿。我在炉膛里烧上了为这种日子留着的粗木柴。我不由自主地想象在外的军官，他进来的时候定会是一身白雪。但是他没来。该他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恼怒地不得不承认自己惦念着他。我的侄女慢慢地打着毛衣，看上去专心致志。

终于，脚步声响起来了。但是这声音是从房子里面传来的。从它强弱不等的响声上，我觉出了军官的步履。我明白了他是从另一个门进来的，是从他房里来的。他一定是不愿穿着湿漉漉的威风扫地的军服出现在我们眼前，先去换了衣服。

脚步一轻一重走下楼梯。门打开了，军官到来。他穿着便服。长裤是厚厚的法兰绒的，蓝灰底杂乱无章的暖褐色方格粗花呢上装。上装又宽又大，优雅洒脱地垂落下来。上装下，一件本色粗毛衣紧裹着修长的肌肉发达的躯体。

他说：“请原谅。我感到冷。我淋得湿透了，而我的房间又很冷。我到你们炉边取一下暖。”

他艰难地在炉膛前蹲下，伸出双手。他把那双手转过来又转过去，不住地说：“舒服！……舒服！……”他转过身，背对火焰，始终蹲着，把一个膝盖用双手抱住。

他说：“这里的天气算不了什么。法国的冬天是一个温和的季节。我们那儿的冬天才算得上冷，非常冷。树木尽是冷衫树，一座座森林挤得紧紧的，树上的积雪沉甸甸的。这里的树木纤细柔弱，上面的雪纯是镶的花边。我们那里的情景令人联想到一头公牛，粗